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I 中... 摇 II 辑一木... 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0 厘米 × 14 厘米

字数：源远千字

印张：圆缘张

版次：源缘年 苑月第 员版

源缘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原册

书号：第 1 号

定价：源圆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 一 回 摇 吉士怀春题紫燕 (猿员)
- 第 二 回 摇 范道人遗囊显道术 (猿圆)
- 第 三 回 摇 高知县怜才假索咏 (猿园)
- 第 四 回 摇 双流县赠金难逃 (猿四)
- 第 五 回 摇 奔父命巧遇攒戟岭 (猿五)
- 第 六 回 摇 慈航渡惯作陷人坑 (猿六)
- 第 七 回 摇 假扮盗自投法网 (猿猿)
- 第 八 回 摇 持大节立功鲸浪 (猿愿)
- 第 九 回 摇 陶参府遣使求贤 (源猿)
- 第 十 回 摇 陶药侯重荷天恩 (源愿)
- 第 十 一 回 摇 修法事侄女归姑 (源源)

- 第十二回 武伪将弃暗投明
范真人将机就计 (源怨)
- 第十三回 众魔军孤山覆没
诸义侠麟阁留名 (源原)
- 第十四回 草奏章报恩留直
传好信倚玉连枝 (源园)
- 第十五回 证错笺花烛话前因
脱空门情郎完旧约 (源缘)
- 第十六回 悟天缘樽前成八咏
述富贵醒后却三公 (源员)

吉士怀春题紫燕 第一回 摇 侍姬游戏学红娘

有意多□，岂□必未□□□。只看那，贾氏才高，□公情热。司马临邛琴□也，少君何用伤离别。止堪怜。刘阮识天台，情怡悦。有一种□凄切，有一等肠如结。恨鸿鱼不见，痴魂不绝。君瑞长亭惊梦，十□江上啼红血。这期间苦尽或甜来，宜分说。

——右调《满江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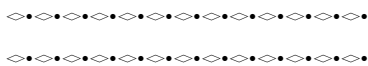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这首词，单道自古佳人才子，得以萍踪会合，订好百年，莫非天缘所定。然天缘最是奇幻，在庸夫俗女分中，看其会合极是容易，极是平常。独在佳人才子分中，看其会合，偏多磨折，偏多苦恼，又必生出许多惊吓艰难，再不得个顺利上手。当其未能会合之时，常恨天之厚于庸夫俗女，而薄我佳人才子。及到会合的时节，凭他绣户佳人，独有蓬屋的才子受用得着。凭他千金美女，独有赤贫的才子凑合得去。凭他父母兄弟，立意不肯配这落魄才子，独有天公见怜，偏要从空中撮合，立意配这落魄才子。而后知天之待庸夫俗女者，断不以待才子佳人；其所以待才子佳人者，断不比待庸夫俗女、平常无味者也。所以，才子往往自负，宁可一世无妻，再不屑轻与俗女作配；佳人往往自负，宁可一世不嫁，再不与庸夫为偶。只看庸夫俗女之会合，不过藉以生男育女，步步孽障，件件苦海。惟才子佳人之会合，不是意气相投，定是文才相慕。非但贪被底之欢，常自得超尘之乐。故在下也常自对天祷告，愿我来世，修做个穷才子，不愿做个富庸人；愿来世吃些苦恼，受用一个绝世佳人，不愿媒妁盈门，说合我做个田舍郎的女婿。这是我有激之谈，亦因披阅古来会合之事，其间奇情艳事，即未必尽同一辙，然或以异香之馥，而得佳偶；或以绮琴之媚，而获成双。此皆天缘巧合，绝不费恁周折。至于天台再往，空有桃花；玉洞归来，忽更沧海。此皆姻缘变幻，往往不可测度。尽有事出无心的，到谐了百岁朱陈。勉强苦求的，反做了两家水火。也有始难终易，也有始易终难。总然婚姻离合之间，凭你绝世聪明人，那个不入他的圈套。或认了真，有时真里边却弄出假来。认了假，有假里边却藏着真。还有错

如今且演说一段佳人才子的新奇故事。

一日，节届清明，翊王解馆同村中几个父老，并旧日在城相契的朋友，沿村寻花访柳，携了一樽酒，在野外空阔去处，席地畅饮。酒至半酣，翊王诗兴勃发。正见紫燕一双，翔舞而来，即以此题，吟一绝云：

若肯寄人憔悴意，绣帘深处带泥传。

信步走过一条小桥，桥下有一所庄院。门前桃柳争芳，一带粉墙，环着绿水，斑竹门儿，太湖石耸出墙外。翌王立定脚头，观之不已。复上桥高眺，见墙内院落齐整，暗暗称羨道：“不知谁家宅第，如此华丽。”一头又把诗吟起来。忽听得呀的一声门响，门内闪出一个青衣女童，向外张望。见了湛生，便欲闭门。湛生慌忙上前一



步，向那青衣女童，深深一揖道：“请问小娘子，此间是谁家宅第？”女童便带笑的答道：“相公你问怎的，我们这个所在，便是本县城内梅府别院。家老爷在日，为本朝都御史之职今已亡过。”湛生道：“莫不就是号妒玉讳琼的梅老先生？”那青衣道声便是，又欲掩门进去。湛生含笑答道：“如此说来，你家老爷在日，与我家老爷，原是通家世谊。小生唤做湛翌王，那时我年纪尚幼，你家老爷，朝夕到我家来的。未得追随拜识，今已仙逝，也还是通家子侄。不知此处可是老夫人所居，还是甚人在内？”女童道：“此间并无别人居住，只有本宅小姐，性爱幽静，独居在此。”湛生道：“你家小姐，我还算通家姊妹。请问唤甚名字？年已几何？曾适人否？”女童道：“相公，虽是通家，说话太觉烦怨。适间小姐同在园中看花，奴家出来。说话已久。此时将欲进去，伺候小姐呼唤也。”湛生便近前，扯住了腰间汗巾说道：“小姐呼唤不妨，必求细细详示，不然小生只得追随小娘子进去，问个端的了。”女童见了湛生狂态，恐怕有人看见，只得慌忙含笑道：“吾家小姐的字，唤杏芳，又号醒名花。”翌王道：“怎么叫做醒名花？”女童道：“我小姐真个生得天姿国色，家中称为小杨妃。‘古人以海棠初睡足’比杨妃，小姐常道：‘杨妃睡足我独醒。’所以将这意思，取个别号，乃自叫做醒名花。年已二九，只为世无其匹，矢志不肯适人，终日焚香礼佛，闲时便分题拈韵，消遣时光而已。老夫人着实怜惜，屡次相劝，决意不从。夫人遂将此园，为小姐焚修之地，拨几个老苍头及奴婢，朝夕服侍。又将近处庄田百亩，为薪水之用。不料老夫人于旧年八月中，亦一病身故，今小姐独自居此。真个闺门肃正，足不窥户。即奴婢有些差处，一毫不敢轻怨。”湛生便道：“你家老爷、夫人既已身故，还有几位公子么？”女童道：“只有一位大爷，现在城中，不时要来看望小姐。但为人性子太刚，与人一言不合，便欲伸拳舞脚，故此人人畏他。”正说话间，只听见里面莺声娇啭，叫唤佛奴。女童道：“小姐呼唤了，相公请便罢。”湛生听说小姐这等美貌，又未曾匹配，园中又无别人，便转口道：“适才见贵园花卉甚佳，意欲赏玩片刻，不虚一时游兴，未识可肯相容否？”女童道：“此非奴家所能主。若相公必欲看花，等奴家服侍小姐进去，相公稍迟进来，略看片刻，便当出去。倘外人撞见，恐遗累于奴婢哩。”湛生道：“如此甚感，决不遗累于小娘子。”女童回身便走，湛生远远尾之而进。转弯抹角，只见那女童，随着一位美人，隐隐在花枝外，进内去了。湛生顿足道：“醒名花三字，果不虚传。”又见园中，犹如洞天深处。只见：

牡丹亭，芍药栏，蔷薇架，木香棚，种种名花，吹香弄影。朝霞阁，百花轩，松风楼，荷香亭，历历台榭，映水拖烟。林间鸟声上下，庭外竹影参

差。正是花深留客处，果然春暮落红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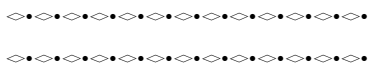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湛翌王正在神魂飘荡，应接不暇之际。又见一对紫燕，飞语花间。便把方才所吟的诗，又吟起来。心中暗想：“梅小姐如此青年，怎受得空闺寂寞。”又想：“小姐若见我湛翌王，必有见怜之意。怎当得天台虽近，无路可通。”

湛生正在闲吟妄想之际，谁晓得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当时小姐看花游倦，到内取茶解渴。猛听得园中有吟咏之声，忙呼佛奴道：“不知何人到园中来？你快往外一看。”佛奴心知是那生作怪，答应而出。走到园中，果是湛生，摇摇摆摆，走来走去，觉得他丰神态度，宛是神仙，口中只自者也之乎，吟咏不已。一时到打动了佛奴一点怜才之意。心中想道：“小姐没有缘法，自己不来，苦苦的叫我打看端的。倘亲见了那生，不知还守得清斋滋味么。”一头想，一头走上前来，低低叫道：“湛相公，湛相公。”那湛生正想得出神了，竟不答应。佛奴看见他这么个样，笑道：“相公休得在此惹祸，小姐亲听见了吟咏之声，知有人在此园中走动，特唤奴来园中打探。倘再迟延，又差别人出来了。相公快快请回，不要连累我们。”湛生方才点头道：“去便去了，你说小姐会分题拈韵，不知小姐敬重斯文。小生适间踏青，吟得一首拙句在此，小娘子只说在园中拾取的，乘间烦小娘子送与小姐观看。若问此间消息，竟说并无人走动，待小姐见诗之后，或者稍稍垂怜，有甚言语，乞求小娘子记明，小生明日仍来此地，专听好音。”佛奴道：“相公差矣，吾家小姐，虽知书识字，到底是深闺弱质，晓得重什么斯文。只看世上读书做官者，尚未必能敬重斯文。况我家小姐，性多偏执。倘惹出事，那时谁去招担。湛相公，快快去吧，不要在此纠缠。”湛生急忙跪下道：“好姐姐，可怜小生伺候多时，替我传一传诗，有何干碍。若尊意决定不肯，我就向鱼池中赴水而死。”佛奴被他缠不过，只得将诗收了，不睬湛生，一溜烟竟去了。湛生看见女童进去，只得俯首勉强而归。归家时，已是点灯了。进了书房，闷闷对着书本而坐。也不想吃甚夜饭，又吟诗一首道：

寻春拟欲访天台，次第桃花烂熳开。

未遇碧仙亲自迓，已凭青鸟问蓬莱。

吟罢，竟和衣上床睡了。不题湛翌王回家之事，且说佛奴将湛生之诗，藏于袖中，进得小姐房内。杏娘便问道：“适才园中，可有人么？”佛奴只得扯个谎道：“园中无人走动，小婢各处寻看时，拾得一幅字纸在此。上面花花绿绿倒也好看，小婢不识什么，特拾来送与小姐观看。小姐高明，必知分晓。”杏娘接在手中，略看一看，便喝道：“贱人，好大胆，快快跪在这里。你说园中并无动静，这诗笺从何处得



来？快快招来，免受责罚。”便叫金奴，拿竹片过来。原来小姐身边有两个侍婢，一个就是佛奴，一个名唤金奴。金奴老成朴直，不晓得尴尬之事。佛奴天资聪慧，若要他做西厢记内（原稿缺二十字）做一团道：“请小姐息怒，容小婢细禀。小婢蒙小姐唤至园中，看取吟咏之声。刚刚走到牡丹亭下，只见地上有一幅字纸，被风吹刮得飘动，小婢慌忙上前拾取在手。早见一个绝俊俏的书生，走来对小婢说：“这是我适间在此游玩，遗落的花笺，上面有要紧诗句，望乞见还。”杏娘道：“既然那人失落的，便该还他，使其速去，怎么拿进来与我看。”佛奴道：“小婢就问他：‘你是什么人，辄敢在此胡行？’那生道：‘小生看那春光明媚，游春到此。偶见贵园中，花柳争妍，禽声上下冒昧进内一观，不意失落此笺。’小婢彼时以为，园内的东西，或是小姐所遗，亦未可知。倘被那生一时冒认，他竟传扬开去，虽无甚大事，然于闺门体面不雅。所以小婢把言语洒落他一番，故此不肯还他，赶他出了园门，一径来回复小姐的话。若早知不是小姐的，小婢自然还他了，怎敢递与小姐。望小姐俯察其情，恕小婢愚昧之罪。”杏娘道：“据汝之言，似亦有理。”便又沉吟半晌，问道：“你不肯还他诗笺，他有甚么话对你说？”佛奴道：“话倒有一句，只是小婢不敢说。”杏娘道：“但说不妨。就是那诗笺，我只恐闲荡狂且，故意作此情词艳句，勾引深闺。今细观此诗，那生并非有意，但觉无限牢骚，盖亦伤时失意之士。兼且句语清新，必非凡品。你说他有话，不妨细述与我听。”佛奴道：“小姐在上，小婢怎敢隐瞒。那生去时，只说道：‘你拾了诗笺不还我，今日天晚，明早必定要来讨个回复。’”杏娘道：“既如此，你把此诗收拾好了，明日若是那生来讨时，快还了他，方饶你的打。”佛奴方才立起身来，把湛生咒骂了几句，将这幅花笺乱推在小姐镜台边道：“好个祸胎，几乎累及了老娘吃一顿棒槌。”便去服侍小姐不题。

却说湛翌王回至家中，一心想着醒名花小姐。只觉神思恍惚，欲睡不睡。巴得天明，梳洗已毕，也不与父母说知，竟带几钱零碎银子在身边，担着妄想，飞走到梅家庄上去讨回头。起身得早，不觉腹中饥了。途中遇一酒店，湛生便入内坐下，沽一壶，自斟自饮，自言自语，思想“梅家小姐，不知可曾见我诗？中得他意么？即见时，可怜惜我么？”正在胡思乱想，忽见一个道装老者，走进店来。正不知老者是何人？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却说湛翌王在店中饮酒，正思想之际，见一道者进来，与湛生拱手坐下。问道：“相公尊府那里？高姓大名？”湛生道：“小生未及动问，反蒙仙翁下询。敢问老仙长鹤驾何往？霄府那里？”老者道：“贫道住在中岳山下，高云院中，姓范，名本瑞，别号云侣道人。因慕贵乡山水之胜，特云游到此。”翌王便道了自己姓名。云侣道：“有失瞻敬。”翌王道声不敢，两下便同坐了一桌饮酒。吃到七八，云侣道：“贫道观先生气色，似有一件忧疑之事在心，可说与贫道知得否？”湛生见他丰神奇迈，面貌苍古，心知必是异人。问及至此，便觉打动心事。默然了半晌，起身问道：“老仙翁何以知小子心中有事？”云侣道：“不瞒先生说，贫道本是山东人氏，自幼学得些天文地理，其余些小道术，略晓一二。今观先生之相，有一种青眚之气，浮于无庭山根之际。先生若说与贫道知得，或有法可以解之。”翌王慌忙将昨日梅府花园游玩一段，细细述与他听了。云侣即于袖中打了一卦，对翌王道：“先生终身的姻缘，到有些意思，但其中尚多磨折。目下更有一番虚惊，直过了十五个月光景，方保无事。”翌王道：“既蒙仙翁指示，幸必有以救我。”云侣道：“此是天数，莫可挽回。先生且到彼探个消息，来与贫道说知，或者再有商量。今带得皂囊三个在此，兄可收之。临机自有用处，切不可失误。”翌王立起身来，连云侣的酒钱，一总算还店家。别了道人，出得店来，心中只自乱想：“云侣之言，甚是难解。”一路行来，早到了梅家花园左近。又上前一步；直到门首探望，并无影响。走来走去，将一个时辰，始见园门开处，昨日那个青衣，往外一张。翌王看见，急上前道：“昨日烦姐姐将拙作送与你家小姐，曾见过否？”佛奴道：“好端端几乎惹出一天大事来，险些带累俺家受气。还要说什么拙作拙作，不知你诗中藏着甚谜儿，小姐看了，便一时怒发起来，必要责罚我。幸得我再三求告方免。又问我那人在也不在，我说你明日要来的。今早着我在此看你，送还你这幅诗笺。”翌王连忙作个揖道：“如此带累姐姐多矣，小生甚为不安。然小姐可有甚么说话，托付姐姐相传？难道便掷还我诗笺罢了。倘蒙见怜，姐姐玉成好事，后日当以小星故事为谢，终身决不敢忘报哩。”佛奴笑一声骂道：“书呆

那时湛翌王正在飞仙洞内穿出来，回头转来，不见了佛奴，心内转道：“有些蹊跷了。”急忙向洞外走去，却是一带斜堤垂柳，池水隔断，走不通的所在。只得缩身转来，再往左边穿去。又穿出了高峰顶上，究竟又走不出。只得回转来，向右边直走，又是一条小路，荆棘绊满，抓住了一幅衣袖，好几时折不开。渐渐乱草愈深，荆棘愈多，不像有人行走的。忙打一望，前面又有石头垒断。此时，湛翌王好生烦闷。东穿西走，再走不出。腹中吃了寡酒，忽然间饿将起来。走又走不动，路又寻不出去。

处，心中着急，眼底昏花。那晓得梅家接连有两个园，内园不多几亩，就是小姐杏芳所居。外园甚是广阔，有七七四十九个飞仙洞，奇幻异常，循环错乱。若无熟人引路，万难识认。所以佛奴把来捉弄湛生，领到这个所在。一个三转身，佛奴竟进去了。那时，湛翌王好似热锅上蚂蚁，战来战去，看看傍晚，方才走得出来。翌王来到内园挹绿堂上，两只脚其觉酸楚，只得在花栏上少坐片时。见粉壁上写一篇美人赋，字体写得端楷，趁着歇脚，细细看道：“必名笔也，惜无款耳。”赋云：

云想衣裳，宛现光华于群玉。花羞颜色，恍临丰彩于瑶台。频惊雁落，还怕鱼沉。淡雅轻盈，拟西施迨非国色；天然绰约，较虢国未必倾城。袜动凌波，轻印香莲于花下，无计留春；裙飘荡练，缓扶瘦影于帘前，有心待月。细语弄莺簧，无分颦■；行形随蝶媚，曷辨翩跹。伤春檀板按柔弦，歌传子夜病剧桐。笺写心曲，句和阳春。一束楚宫腰，瘦损风前弱柳；丰颦樊素口，浅深月下新桃。似恨如愁，仿佛月明春睡去，含娇敛态，依稀雨暗晚归来。秋水盈盈，惟盼东邻宋玉，春山锁锁，为怜妆阁张郎。凝妆游绮陌，结同心于柳带，归赋桃夭；遣闷到梁园，卜迨吉于榆钱，愁歌梅落。朝梳候雨，青丝袅凤钗而欲动；脱寄行云，绿鬟缀钿螺以轻扬。手拈花枝，画楼独上；唇迎彤管，曲槛斜凭。如飞燕掌中翔，不数赵家姊妹；恍彩銮云外现，谁分姑射仙凡。缅怀弄月秦楼，何日乘凤月下。

翌王看完美人赋，叹道：“赋内所言，梅小姐的模样，尽于此了。小姐小姐，你不是醒名花，倒是解语花了。今把诗来赠我，范云侣说我后日姻缘有分，现在店中等我，不如袖了此诗，快去与他说知，徐徐图个美满良缘。”方欲转身，忽听见园门外一片声响，有数十人打入内来，势如兵燹。正不知还是从天而降，从地而上。翌王慌张，急欲越墙走脱，早被那一伙人，鹰拿燕雀，一把扯住道：“奸夫已获在此，如今走在那里去，拿你见我们大老爷。其女子们，我们回复老爷。”说完竟不由分说，将索子系了翌王，抢了些东西，一哄而散。时人有诗叹曰：

错访云笺半日留，飞灾猝至误风流。

今番陷入牢笼去，幻出姻缘一片愁。

当时杏娘在内房，不知就里，认是强盗，慌忙躲入壁衣之中。家人个个包头鼠窜，逃避去了。看官们，你道这一起人，是那里来的？原来外园后面，住两个无赖。有一个叫做俞甲，绰号灰猫头。一个叫做王乙，绰号臭老鼠。都是平地起风波，寻

吃白食的。那日见湛翌王一个后生，在园中乱撞。两个看在眼里，一径奔入城中，报与小姐的嫡兄梅公子知道，希图陷害。梅公子便差了许多僮仆，同着一伙人来拿湛生。那梅公子名富春，号叫瑞臣，为人生性凶暴，好为不轨。恃亡父的遗荫，胡乱横知。又自小与无赖为伍，学得拳棒，结一班衙门蠹役，以为心腹。他便奸人妻女，盗人财物，犯出事来，这一班人互相狼狈遮护。所以一县之中，人人畏怕他。起他一个绰号，叫做狗低关。道是他做人忒歹，即将他来喂狗，狗也不吃他的。闲话休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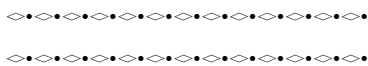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且说众人带了湛翌王，拖拖拽拽，拥到梅公子家中，已是天色傍晚了。只见那狗低头坐在堂中，宛如官府之状。只见两边豪奴悍仆二三十余人，站立得齐齐整整。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日。手中各执着木棍竹片，铜锤铁甲，眼睁睁好似海神庙中夜叉小鬼一般。翌王带到阶前，众人便叫跪了。那翌王是个读书人，自有烈性，不肯受人跨下。到此危险之时，他主意定了，挺然而立，再不肯跪。狗低头见他不肯跪，开口骂道：“好个强盗，你在我园中做什么？你干什么事体？快快从直招来，免得受苦。”湛翌王那时，如釜中鱼，笼中鸟，心上战战兢兢，又不便说出真情，只得口中勉强支吾几句。狗低头喝道：“胡说。”湛翌王又辩几句，狗低头那里肯听，喝叫那两边站立的动手。可怜湛翌王，娇滴滴一个嫩弱书生，被这些如狼如虎的一班人，拳头脚尖，诸般器械，百般拷打。又把麻索捆绑起来，紧紧吊在梁上。吊得那翌王半死半活，口也喊不响。此时呼天不应，叫地无灵，又无一个亲人在眼前，真正心中好不苦楚。狗低头唤家人来道：“今夜写端正了书帖，明日绝早送到县里去。你要禀明大老爷，立时拿去正法治罪。”正所谓：

青龙白虎同行，吉凶全然未保。

只为一纸题笺，先受私刑吊拷。

要知湛翌王此去性命如何？且听下回便见。

且说梅杏娘小姐，听得外面人散，方才在壁衣中走出来。思量“这起人是那里来的？难道青天白日，强人就如此大胆？家中打抢得这个光景，须差人报与哥哥知道，方好报官缉捕。”心中又疑惑道：“适才喧闹之时，又听得有人喊叫拿住奸夫，这不知是何缘故？”只见佛奴面色如土，气吁吁的跑来说道：“小姐不好了，你道刚才那一伙人是那里来的？”杏娘道：“那晓得他是什么人。”佛奴道：“小婢被他们赶得急了，忙躲入厨下一口大橱背后，听得这些人口中说道：‘奸夫拿住了，快去回复大爷。’我在橱缝中张一张，就是后边的灰猫头俞甲，与臭老鼠王乙两个，把落诗笺的后生绑了，指着骂道：‘狗头，你与小姐通奸得好，如今拿去见大爷，少不得是个死。’他口口指称大爷，必定是我家公子有命，唤他们来做的勾当。”杏娘听见，唬得魂飘胆荡道：“昨日落诗笺的那生，据你今早说，已还了他的诗去了，怎地又在园中。我哥哥久已怪我占住花园，千方百计来拢布我。如今将没作有，串通无赖，把出乖露丑的事来污蔑我。都是你这小贱人弄出来的事。已如此，我总是一死。”便要拂衣投井，佛奴扯住道：“小姐且不要忙，此事都是小婢起的，如今都推在小婢身上就是了。若公子有甚摆布，小婢拼得一死，小姐原是干干净净的一个小姐。”杏娘哭道：“李下整冠，瓜田纳履，嫌疑之际，尚且不可，何况现拿一人作证，传扬出去，有口难辩，一生名节，不料丧生你手里。”“佛奴情愿受责。”杏娘道：“而今打杀你，



总不相干。万一经官动府，怎生是好。且商量脱得此难，再作区处。只可怜那生，也是无辜被你劈空陷害。”佛奴道：“小婢之罪，擢发难数。据小婢算计起来，三十六着，此时走为上着。小姐快与奴婢收拾些细软，寻一个安身之处，暂避几时，再作理会。”杏娘道：“我左思右想，还是死的干净。纵然避过一时，丑声已经四布。”佛奴道：“虚则虚，实则实。外面人谁不晓得，公子惯会砌害人的。就是此事传布出去，总不肯信。如今先叫一人，到彼打听湛生的消息，看他如何举动，以定行止。”杏娘已气得呆了，但凭佛奴做主。便教一个老苍头，与他几钱银子，分付连夜入城，打听去了。

话分两头，且说这早，范云侣道人，等那湛翌王到晚，不见来酒店中回话。心中知道，他必然落难了。自己又买一壶吃过，竟回寓去。到了次早，便一路访至梅府花园左近，探听湛生消息。只见一丛人，你七我八，在那里说前面这桩异事，云侣便挨身而入，细察其意，方知湛翌王果被人获住，今已拿到城中。也不及听完，竟抽身奔入城来，打听着实不题。

且说起湛翌王家中父母兄弟，念他一夜不见回来，到了次早，教人四下寻访。那时，差人把湛翌王带到县中，高知县判理公事，尚未退堂。翌王跪在丹墀之内，又见梅家家人手中持一名帖，禀那知县。知县心里疑惑道：“想此人又来作恶了。他有事送来，本县在老师面上，自然与他料理周全，为何如此着忙性急？”当下便叫犯人听审。翌王此时，已是站身不起，匍匐上堂。知县高声问道：“你为何白昼打劫梅大爷家里？快快招来，免受刑责。”翌王哭诉道：“大人在上，生员是簪缨世裔，平素清白自好，怎敢作此违条犯法之事，以辱名教，望大人详察。”知县道：“现有地邻为证，失单为据。说你白昼统领凶徒，持械打入内室，抢失金银宝物，还要强辩么？我料想你不打不招的。”叫左右拿下去打。一声吆喝，众皂隶把来拖翻动手。翌王心慌，大叫道：“容犯生细禀实情，死也甘心。”知县便教放起道：“你且说上来。”翌王只得把花园遗诗、后来游玩、突被众人抢到城中、梅公子私自拷打、今又送在台下等语，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又放声大哭道：“还求大人作主超豁，恩同再造矣。”知县喝教下去，便想道：“看来那生，果然不像个贼子。这番说话，想是真情。且乡邻报单既说是奸盗，如何又牵连梅老师令爱在内？此事实有可疑，且不要提起就是。强盗恐亦不真，待我从容体访，自有明白。但如今怎生回复梅兄才好？”沉吟半晌，心生一计，又叫湛翌王上来道：“盗情真与不真，且再审问。你既说是为着遗诗，到园中游玩，并非强盗。若做得诗来，便饶你一顿打。若做不来，明系花言抵塞，先打三十大板。”湛生道：“求大人赐题。”高公正在思想个题目，适值门子点火